

抬

頭

彼
蘊

星期天的上午天氣非常的晴朗，多數的同學都去參加南郊旅行去了。幾個沒有去的同學在遠處的操場上騎腳踏車遊戲，校園中洋溢着靜穆的氣氛。曉玉和她的好友曼玲，拿着一條灰氈，幾本雜誌，準備到宿舍旁邊，冬青樹圍繞着的草地上躺着晒太陽，晒晒一週來爲了緊張的考試悶得快要發霉的身心。

走到一株榕樹下面，在一塊平坦的草地上，鋪下了氈子，曼玲首先躺了下去，曉玉還想再去拿一把傘來，預備太陽晒過來的時候好遮一遮，曼玲却阻止了她，同時也拉她躺下了。樹蔭正遮着了她們的頭，整齊的冬青遮住了望到操場的視線，使她們可以不必顧慮的自在一點，微熱的風穿過了冬青，吹着她們的臉，使她們感到十分的爽快。

『曉玉！昨天汝的解剖學你有把握沒有？』曼玲問。

『前兩題還好，第三題恐怕有問題，胎血循環，考前我們不是還看了幾遍嗎？可是我還是弄錯了，我真是太笨了！』

『第四題呢？』曼玲又問。

『那我很有把握，』曉玉肯定的回答。接着又關心的回問：『你呢？』

『別提了！及格不及格，現在總沒有辦法了，還是先晒晒太陽休息休息再說吧！』曼玲答應着，表現了她一向的樂觀派。曉玉也不再說什麼，平靜的躺着，抑望着天上的白雲，在寂靜中，曼玲睡着了。

『曼玲！曼玲！』曉玉輕聲的呼喚已經得不到回音。『噓！』她深深的呼出一口氣，翻開了她事先預備好的雜誌，想看點什麼，一封拆開過的信却掉了出來。這是一週前收到的，一位過去的鄰居寫給她的一封信，在裏面勸她忍耐着目前艱苦生活，完成了她的學業，爲自己的前途，和妹妹們將來的生活，應該繼續努力學習，等到有了專門的技術和職業，再去改造家庭，服務社會。這是一封誠懇的勸導的信，寫信人對曉玉的身世，家庭，遭遇都知道得很清楚，提起了這些，曉玉又不由主地的回憶起往事來。

曉玉的父親是一個平庸的教書先生，科舉時代並沒有中過什麼秀才舉人等等。可是在鄉里中，他一直是教着私塾，附近一些人家的子弟，爲了方便就送到這私塾裏來。近年來鄉鎮中成立了保國民學校，他又去做了保國民學校的教師，在每月少數的錢和四斗米的待遇下，要維持一家人的生活自然不十分容易。但是他還是喜歡坐坐冷酒館，抽抽香烟和打打牌，過他的自我享受的日子。曉玉八歲的那年，母親病了一個月的傷寒死去了，丟下了曉玉和曉蓉曉荷兩個妹妹。第二年父親以孩子太小，無人照料爲辭，娶了現在的繼母。繼母比父親小十多歲，人很精明能幹，但也有着一般繼母的狠毒心腸。

；娶進門不到一個月，就把才滿八歲的曉玉送去紗廠做童工，六歲的曉蓉送到伯父家去幫助做些零星小事。曉荷那時只有三歲，不會做什麼，只好留在家裏了。曉玉在外面做了七八年的童工，換了三四家工廠，但一樣受到廠方殘酷的待遇。在惡劣的環境中，想求上進，只好在夜校中認點字，看看書。到了十七歲的時候也有了高小的程度，可以看看報紙，寫封通順的信。有一次，因為工頭無禮的向她取笑，她很憤怒的罵了工頭幾句，竟被廠家罰去了十天的工資，氣得她痛哭了一夜。次晨在報上看到招收知識青年從軍的新聞，就毅然地離開了紗廠去從軍，誰知在所謂知識青年的集團中，曉玉又受到別人的卑視。那般青年以為她不過是個女工，算不得什麼知識份子。她們排擠她，竊笑她，使她感到羞憤和失望，感到自己學識的不足，才受到別人的卑視。她感到人與人之間的殘酷，心靈中受了無限的打擊。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中，她想到了家，希望能在家中得到一些同情和溫暖，得到自我學習的機會，因之在一個初夏的黃昏，她回到家裏。

走進了門，堂屋方桌上正擺着碗筷，父親一個人在自酌自飲，「伯伯！（註一）你才吃晚飯？」
「啊，你回來了！」父親簡短的回答着，一面飲着酒。曉玉放好了行李東西，走到桌子邊，她以為父親會問她什麼。等看到父親不開口，她才說：「我是坐汽車回來的，因為半路上拋了錨，所以晚到一個多鐘頭，奶奶呢？」（註二）

「在後邊，」曉玉望望通後邊的門，並不見有人走出來。四面看看，才發現曉荷抱了一個半歲多的孩子，坐在牆邊的矮檯上，用生疏的眼光呆望着她。「曉荷！認不認得我？叫我姐姐！」曉荷沒做

聲，身子不自然的扭了扭，好像是笑了一下。

「啊！你回來了！怎麼不先寫封信告訴我們？我也好多煮一點飯，你回來玩幾天？是不是工廠放假？」繼母穿着一身乾乾淨淨的褲褂，用手解着胸前的圍裙，像對客人似的，冷言慢語的問。却又沒等曉玉回答，就走過來抱過曉荷手上的孩子，叫曉荷去廚房把稀飯端出來，就開始吃飯了。繼母再開了幾句工廠的情形，知道曉玉已離開工廠兩個月了。她再也不問話，曉玉默默的隨着家人吃着胡豆稀飯，天色漸漸的暗了，濕熱的氣溫，使人感到悶氣，黃昏的陰暗籠罩了堂屋，籠罩了人們的心！

兩個月的家庭生活，使曉玉更加沉悶了，每天在家中洗衣煮飯外，連看報紙的機會都很少，根本談不到什麼學習了。繼母冷酷的臉上表現出無限的憎恨，日子長了，諷刺的言語，變成了近於辱罵的粗話。有時爲了一些小事，繼母故意當了曉玉的面責打曉荷。要是曉玉勸一勸，繼母一定打得更兇，或是罵些「有娘養無娘教的壞種呀！」「天生做丫頭的賤貨呀！」等等使曉玉傷心的話來。曉玉呢，除了忍受以外，只有暗泣了。同時她深深的爲自己的前途悲哀。

有一天，繼母由外面回來，很高興的告訴曉玉姊妹，叫她們把屋子理理好，衣服換換乾淨，等會有客來。曉玉不知是什麼客，也不敢多問，就先叫着妹妹掃地抹灰的清理了房子，又給妹妹梳好頭換了衣服，自己也穿上一件乾淨的長褂。繼母像是很高興的抱着孩子跑出跑進，不時的向門口張望。到將近吃午飯的時候，曉玉正在廚房煮飯，客人來了。她聽見他們在堂屋裏談話，不時有人縱聲大笑。「曉玉！倒幾杯茶來！」繼母在高聲的喊。曉玉把茶端出去，分送給兩位男客，一位女客。送給比較

年青的那位男客時，他俗裏俗氣的說着，『謝謝你！謝謝你！』口中露出一排金牙，伸出粗黑的手接過茶去，一雙飢餓的眼，死命的釘着曉玉。曉玉感到一陣噁心，厭惡地低下了頭。

繼母送客回來連忙問曉玉，『你覺得饒金牙的那位先生怎麼樣？』曉玉沒有做聲。

『他會開汽車，真會掙錢，出門一趟，總要買不少的東西回來。你看人家穿得多漂亮，用錢又大方，明天還要請我們一家人吃飯呢！』曉玉還是沒有說話。

『是剛才一路來的那位好心的王太太，看見你有這麼大了，你父親一個月掙的那點錢，那裏够一家人吃飯呢！所以想着給你找這麼一個好人家。我看剛才那個人倒不錯，你又沒有兄弟，說不定你父親老了，還能靠靠他呢！你說是不是？』曉玉始終沒有開口，她覺得頭重得拾不起來，勉強的走到房裏，伏在床上，傷心的哭了起來。

第二天繼母帶着曉荷，抱着孩子出去了。曉玉獨自留在家裏，反而覺得安靜。她仔細的從頭到尾的想：升學恐怕是沒有希望了，家裏又住不下去，真的嫁給有金牙的人和他相處一輩子嗎？那還不如死了的好，啊！對了！死！自殺，自殺後繼母會怎麼安排屍體呢？對於自殺，會不會有什麼低價的批評呢？曉玉彷彿看見報章上登載着她自殺的新聞，多少親友都在搖着頭發出輕蔑的嘆惜。曉玉越想越多，越想越遠，又想到已經死了十年的母親，她好像看見母親莊嚴的臉上流着淚，在對她搖頭。她又想起兩個同胞的妹妹，想到妹妹們的將來。最後她決定不自殺了，就是不爲了自己，也應該爲妹妹們想想。她苦够了，還希望妹妹們能有她的幫助而得到幸福。她決定今晚上和父親談談，看看有沒有挽

救的希望。想到這裏，她的心平靜了許多。在晚飯桌上，只有她的父親，繼母和曉荷大概去有金牙的人家去吃飯去了。父親照例的喝着酒，唸幾句別人大聽不懂的詩。曉玉沉默着，勉強的一口口吃着飯。最後她鼓起勇氣來對父親說，「伯伯！我這次回家來很想再找機會讀點書，可是昨天奶奶的意思是希望我早點結婚，我覺得……」

「我知道，你還年青，有些道理你還不大懂，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！你繼母爲你打算並不錯啊！」父親不等她說完，就講出了一篇大道理。

「你是我的長女，你知道我的晚年很不得志，你還能希望我養你一輩子嗎？你已經十八歲了，並不算小，你母親就是十八歲嫁過來的。你不要學現在的一般青年，什麼自由自由的。要知道天下沒有不爲兒女打算的父母！」父親的話說得很堅決，曉玉沒有再說話的餘地，淚水浸潤了她的雙眼，她嗚咽的請求父親准許她多留在家中一個月。「孩子！那是當然的，你也要用一個月的時間準備準備一切啊！」顯然的父親誤解了她。

第二天早晨，曉玉趁早起來，發出了昨夜寫好的幾封信，那是寫給她從前在工廠中的姊妹的，請她們代爲留意合適的工作，或是請她們向廠方說說預備回廠去工作。她抱了這一線希望，準備有了回信的時候，就離開家庭，重新去過流浪的生活。幾日來爲了減少繼母的憤怒，強作高興的做着家事。空的時候也到鄰居家去走走，和別人談談，也減少一些內心的鬱悶。終於有一天，幸福的事也會臨在苦難人的身上，無意中在和鄰人談話時，有一位熱心的鄰人，勸她拿出勇氣來，找一個職業學校讀。只要有決心，不怕吃苦，他願意幫忙她去投考。曉玉在驚喜中謝了他，同時又坦白的說出自己學識

程度的淺陋，恐怕考不取。這位鄰人叫她用同等學力去投考，萬一不取，他再設法讓她去做試讀生。曉玉聽了真是又高興，又感激。回家用心的準備功課。等考過發榜時，她居然考取第三名備取，這大約是她國文和公民還答得不錯。靠了這位鄰人的幫忙，她能够進學校去做一學期的試讀生。她在欣喜之餘，又發愁着這一筆龐大的膳食費。經過了多次的請求和鄰人的勸說，繼母總算是把錢拿出來了。在八月底曉玉進了××職業學校。

時間易逝，曉玉入校了三個月，儘管同學們不大喜歡她，說她不肯參加一點課外活動，一天到晚死讀書，曉玉自己却很明白，她沒有資格去參加她們的茶會啦，野餐啦等等。她沒有錢，也沒有時間。她需要的是苦讀。在這幾個月的試讀期的成績上，可以決定她終生的命運，是向上？是滅亡？所以在很多的場合中，她只是沉默着不開口。她這近似憂鬱的態度，首先引起了曼玲的注意，日久的接觸，得到了同情和諒解，於是她們變成了好朋友。

試讀期結束了，曉玉的成績，除了國文九十分以外，其餘的功課都只六七十分，總算好。她最怕的是英文，却也有六十分，剛剛及了格。校長特別把她叫去，勉勵她讀下去，可以准她公費。於是她隨着學校復員到了下江。巴山蜀水的故鄉，雖然使人留戀，江南的景物形色，却使她感到新奇。舒爽，寬大的校園中，有中央是噴泉的荷塘，兩邊是垂柳的小溪，草地上，竹林裏，是讀書和散步的勝地。曉玉處此環境中，爲着自己的幸運而慶幸，也爲着其餘失學的孩子們悲哀。

在校一年來的努力，得到了多數同學的同情和瞭解，除了曼玲以外，敬宜，婉淑，健華等都時常

勸慰她和鼓勵她，自然也有少數的同學還未對她認識。記得不久以前，爲了自治會上討論一件事，有一個同學會當面罵她是沒有受過教育的紗廠女工。曉玉在傷心之下沒有開口，走到陰暗處去痛哭一場。再一次叫她想到自己惡劣的命運，在激動中她寫了一封信給那位鄰人，請他代謀一個可以混飯吃的職業，準備離開學校到社會上去。但是等激動過去了，心情回到平靜的時候，又接到了這封誠懇勸導的信，使她重新再有勇氣，安靜的應付了這次的考試，也決心繼續這未完的學程。

樹蔭漸漸的移動了，曼玲的臉已經被陽光晒得發紅，她却依然睡得那麼香甜。曼玲真是個幸福的孩子，有着慈祥的父母，優裕的家境，無怪她永遠是那麼天真的笑着，過着無憂無慮的恬靜生活。一隻蜜蜂從冬青的隙中飛了過來，在曼玲的耳邊，嗡嗡的叫，引得曼玲在沉睡中搖了搖手，翻了個身又睡了。陽光漸漸的強烈了，曉玉想還是去拿把傘來，給她遮遮太陽吧！她悄悄的站了起來，用手攏着散亂了的頭髮，一面把衣服拉好，預備走回宿舍去。

『在那裏！在那裏！』操場那邊有人在喊。曉玉回轉身來，看見兩個同學騎了腳踏車跑了過來。『曉玉！我們那裏沒有找過，你們却躲在這裏享清福！』先由車上跳下來的婉淑說。曉玉搖搖手說，『別嚷！曼玲睡着了！』敬宜放好了車，才走過來，一面擦着額上的汗，『嚇！怪不得不到操場去騎車子了！真是好地方！你怎麼不睡呢？』曉玉笑笑，『睡不着，躺在安靜的地方，反而睡不着了。我睜着眼睛，想起了很多很多的事情。』婉淑拍拍她的肩膀，『曉玉！又想什麼了？過去的事叫它過去好了，我們應該抬起頭來看看前面！何必老在回憶中苦惱自己？』一片白雪飛過，雲影遮住了人

們，但霎時間又過去了，太陽光仍舊鮮明的照耀着。『不錯！我們應該抬起頭來看看前面。』這句話有力的在曉玉心中衝激着。她仰望已經飛過的白雲，伸手握着她婉淑的手，臉上閃爍着希望和感謝交織的笑意。

註一：四川人稱父親爲『伯伯』

註二：四川人稱母親爲『奶奶』

安娜·蓓拉

朱偉鏗

安娜·蓓拉 (Anna Bulla) 是我在香港讀書的女同學，她的華文名字是李安娜。她是一個中葡的混血女兒，可是她的血液中有百分之七十是華人的成份，所以她平日也愛穿中國服裝，愛說中國話。她有中等的身材，一張秀麗的面孔；一雙南歐情調的大眼睛，長長的睫毛裏，溫藏着憂鬱的表情。當她注視着你的時候，簡直令你吃不消。她愛好音樂，尤其是唱得一口很好的抒情歌。安娜既是這樣的一個女孩子，同學中當然有不少人追求她，特別是我們和她同班的一羣。可是，她很有分寸，對任何一個都保持着相當的距離。嚴格的說起來，比較算得親近一點的，只有我，老潘，和小陳等三幾個最談得來的同學。

畢業後的兩三年間，我們也常有機會在一起玩：聚餐啦，旅行啦，我們終日無憂慮的過着愉快的日子。但是漸漸的，爲了生活，我們終於不得不各散東西了：小陳逗留在香港，老潘返澳門做生意；我却過着飄泊的航海生活。至於安娜呢，我許久得不到她的消息，只知道她已隨了家人遷返澳門，詳細的情形却不大明白了。一九三六年的聖誕節，我湊巧的到了澳門，找着了老潘，他是信教的，所以堅請我和他一起過節，爲了多年的隔別，老潘特別請了小陳來，打算痛快地的玩一回。小陳果然從香

港趕到了，大家見面，非常之高興，談了一些近況之後，自然的談到從前的學校生活，因而也談起了安娜。老潘說安娜目前就在××大酒店工作，他還聳聳着說：

「老王，安娜從前對你很有意思，論理你這次遠道到來，應該去見見她才對，難道你真的把她忘記了嗎？」

本來，我從前也曾爲她顛倒過一個時期，然而我是一個情場的懦怯者；同時，我認爲愛情是自然發生的，不應太自作多情，或用盡方法去強求。對於安娜，雖則旁人看來，她對於我似乎特別的好感，但是我對她終於沒有更進一步的表示。現在給老潘這樣一提，倒反而勾起了我往日的戀情，心中也渴想見一見她，看看別了四五年的玉人，是否無恙！於是打了一個電話去××大酒店，邀請她今晚來和我們一起過節。她聽是幾個老同學，很高興的答應了。同時，更慎重的叮嚀着：千萬要候到她來了才開始我們的愉快的節目。

六時，一下了班，她急忙的趕了來。她比學生時代更出落得美艷動人，她的身材體態比以前更爲成熟，我幾乎不敢逼視。不過她那雙大眼睛，在憂鬱的情緒中，好像更增添疲乏，厭倦的樣子，大約是受了生活逼迫所致吧！然而爲了聖誕節，我們都興高采烈的，草草的吃了晚飯，聯袂去看電影；散戲後，去跳了一回舞，一直鬧到了半夜，才趕回我寄寓的酒店裏吃聖餐，我們四人，一面吃着豐盛的大菜，一面談着從前的趣事，大家非常之快樂，喝了不少的酒。席上，老潘和小陳，不知是否故意，不斷的取笑着安娜和我，使得她和我很難爲情，漸漸的覺得不自然起來。最後，安娜面前還有着一大

杯的酒，未能喝盡。她趁着人家不注意，偷偷的把酒倒在我的杯裏，不幸却給捉狹的小陳看見了，於是怪聲怪氣的叫了起來：

『啊，啊，他們倆婚禮未行便吃交杯酒了，這不成呀！』

老潘也興奮的附和着。安娜情急起來，一下子搶了我的酒杯，把整杯的酒，盡量傾回她自己的杯裏，然後把頭一仰，一口氣的把酒喝乾。我們三人給這突然的舉動驚呆了，來不及制止她，因為我們知道她實在已喝得太多了。果然，不到一會兒，她便搖搖幌幌的站起來，於是我們只好狼狽的扶她到我的房間，讓她和衣的躺在床上休息。我們三個人這時扯了心事，手足無措，因為我們從未侍候過醉酒的人，尤其是吃醉了的女人。我好像記得人家說過，鮮菓汁可以解酒，便趕忙叫茶房去弄杯橙汁。老潘則忙着張羅着熱水。這時安娜的眼睛閉緊，臉孔比染了胭脂還紅，呼吸迫促，好像很痛苦的样子。我們更加害怕起來，同時大家都吃了不少的酒，頭腦暈渾的，一樣的感覺不舒服。只有我還能夠勉強支持，於是只好冒着燙手的熱水，一把一把的絞着厚大的毛巾給她抹臉；橙汁來了，又得扶起她那軟綿綿而又火熱的頭，把杯子湊到她那乾燥的唇邊，讓她一口一口的喝下去。小陳已實在支撐不住了，又因為是禍首，所以逡巡的走了。老潘在無言的陪着我，房裏只剩下了安娜的痛苦和緊促的呼吸聲。

突然的，她把我們替她蓋的氈子揭開，暴躁地撕着胸膛。我們忙過去把她按下，把氈子替她蓋上，又把氈子的角上壓緊，免得她再揭開了而受了寒。我們剛背轉身，不料腦後突然起了嘻嘻哈哈的

一陣狂笑，趕忙看時，只見安娜已欠身坐起來，披着一頭紛亂的髮髻，血紅的面孔，一雙大眼睛，圓圓的睜着，迷惘的向前直視，雙手搔抓着胸膛，憨笑猶未停止。這情形太可怕了，弄得老潘也失了主意，他很不安的說：

「老王，你看着她，讓我去找醫生來！」

他說着，也不等我的答覆，急急的披了大衣，奪門而去。

現在只剩下我一個人，伴着這半瘋狂的安娜，心中是說不出的懊悔，只希望她能够早些安靜下去，免把事情鬧大了。幸而她在儘量狂笑幾次之後，便又很疲倦的閉着眼睛躺下去。不久，我又聽到嚶嚶啾啾的哭聲，她很傷心的在抽咽着。我慢慢的跑到床前，輕輕的叫着她：

「安娜，安娜，你覺得不舒服嗎？……」

沒有回答。

「安娜，真對不起，令你這樣的難過，我們真的不安了！……你現在覺得怎樣？」

仍是嗚嗚的哭聲。一轉眼間，她又把氈子踢過一邊。這時夜已深了，天氣格外寒冷，我的酒意已醒了大半，怕她受寒，只好重新替她蓋好，同時並用手按着氈子。

安娜的哭聲漸漸微弱了，呼吸也比較的緩和了。我心中暗暗歡喜，正思量着怎樣渡過這殘夜；突然的，安娜抽出她一雙暖和的手來，一把抓着我的臂膀，嗚咽的嚶語着：

「哥哥，……哥哥，……我害怕，你不要離開我！……」

「安娜，不要怕！我正伴着你呢！……」我無可奈何的安慰着她，而她迷迷糊糊的，並不放開我的手，更輕輕的把臉兒依偎我，口中仍斷續的發着嚙語。我那時心跳得很厲害，她那紅噴噴的雙頰，惶忪的眼睛，更加强了她的嬌媚；那一頭凌亂的秀髮，一起一伏的胸膛，那晶瑩的淚痕，那淒咽的語調，令我心亂了！我不敢正視她，我輕輕掙開她的雙手，靜悄悄的離開她。我跑到窗前，微微的把窗門推開，望着遠處的霓虹廣告燈，出了一會神。冰冷的空氣把我的頭腦吹醒了。靜聽她的氣息均勻了，我便把大燈熄了，留着那床前幽暗的小燈，靜靜的退出房間，輕輕的把房門鎖上，然後叫茶房給我另開一個房間。這樣，我便寧靜的渡過了聖誕的殘夜！

因為整日夜的鬧，我一直睡到次日十點鐘才醒，急忙跑回原房，已不見安娜的足跡，只見案上留下一封信指明給我的信，信上說：

「王，

真對不起，昨晚煩擾了你！今晨醒來，你還睡得很熟，因此，我決意不吵醒你而先走了。我得特別多謝你的好心腸！別了，我將永遠的感謝你！

安娜」

我把信從頭至尾看了兩三遍，心中不禁有種說不出的感覺。最後，抽出火柴把它燒了，我決意不把這事兒再記掛在心頭。

太平洋戰爭爆發了以後，爲了航行的危險，我便放棄了海員的生活，留在越南，經營出入口的商

業。一次，爲了業務的關係，我風塵僕僕的到了南國情調的西堤。這裏因爲戰爭的緣故，商業變成畸形的發展，那些有着特殊地位的人物，經營多種特殊的生意，把西堤渲染成一個世界的樂園，金迷紙醉的地方。新興的賭場，舞廳，已代替了老調兒的歌伶，妓女。商場的應酬，少不了要到這些地方走動，於是我便以一個觀光者的姿態，踏入了『大世界』的舞池。

坐定了之後，我發現了許多燕瘦環肥的舞女之中，有一個很引人注目的人物。她穿着洋藍白點花的旗袍，左耳下的髮卷上，插着一朵很大的重瓣的茉莉。體態輕盈，舞姿優美。她的身段，她的面孔，我都似曾相識。於是我一面留心的注視着她，一面在記憶之中搜尋起來。最後，在她經過我面前，嬌媚地對我一笑時，我決定了她就是安娜。於是我加思索，立刻叫侍者來，說我要叫那帶着茉莉花的舞女坐檯。幾分鐘後，她便花枝招展的來到我的座前。

我招呼她坐定之後，覺得一陣心酸，只迸發出兩句話：

『安娜，你，這是夢嗎？……』

我簡直接不下去，我的聲音顯然變了。安娜却安閒的抽着香烟。她的顏色仍然是很鮮艷，人工的修飾更增加了她的美麗；一雙大大的眼睛，却蘊藏着更多的憂鬱。她沉默的靠着椅背，從那陣陣的輕烟中，注視着我，唇邊掛着一個莫名的微笑。

我把情感鎮靜了之後，向她提議：

『安娜，假如沒有什麼不便之處，我們到外面去談談，好嗎？』

「好得很，王，我現在的名字是莉莉，請你不要弄錯，幾年了，你的情感還和從前一般幼稚！」

「對不起，莉莉，那麼我們走吧！」

我買了一疊舞票，會了鈔，於是和她出了舞場，坐上計程汽車，一直回到西貢，找了一處冷清清的咖啡座，叫了兩杯黑咖啡，我們又重新面對面的坐着了。一路行來，我們並未交談，好像大家都浸沉在各自的回憶之中。這沉寂一直到侍者把咖啡送了上來，我只好客套的舉杯向她招呼一聲「請」。

「哈哈，王，不見多時，大家倒像生疏了許多啦！」她說着嫣然一笑。

「安娜，不，莉莉！我們情感並未生疏，只是環境在令我們的心情變化罷了！」

「啊，王，你還是仍舊的叫我安娜吧。這個名字從你口中吐露出來，我聽來是多麼親切啊！」她像是有些感動了。

「那麼，安娜，請你原諒我！我簡直疑心這是一場惡夢！我可以明白你弄到這田地的原因嗎？」

「哼！這個說來話長，然而也簡單不過，你忘記了香港淪陷那一回事嗎？我的理想，我的幸福，通通給這一下粉碎了！那時，我們全家剛在香港，爸爸中流彈死了，家產被搶光；媽媽憂憤交迫，不久也死了！剩下我孤零零的，爲了生活，只好把自己整個的出賣，後來便輾轉來到這西堤！」

「那麼，在無辦法時，你爲甚麼不找他們去？」

「找誰？老潘，小陳，他們正自顧不暇，那有工夫理我？你呢，天涯海角，我知你落在何方？」

我不禁低下頭，實在我是一個流浪的人，萍踪不定，又叫她怎樣找呢！悲哀的情緒，又復抓着